

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

儒藏

史部
第一二二冊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

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

儒藏·史部

儒林史傳

第二十一冊

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八年

國家「211工程」重點學科建設項目

國家「985工程」創新基地規劃項目

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

目錄

理學宗傳辨正續 清·劉廷詔 編撰 一

理學備考 清·范鄩鼎 編纂 五七三



理學宗傳辨正卷八

永城劉廷詔虞卿原本

長白倭 仁良峯

霍山吳廷棟彥甫

校訂

宋儒傳

王昭素

王昭素、開封酸棗人。少篤學不仕，常聚徒教授以自給。鄉里爭訟不詣官府，多就昭素決之。昭素博通九經，尤精詩易，以法疏或未盡，乃著易論二十三篇。開寶中，李穆薦之，召見便殿。昭素年七十，精神不衰。太祖恨相見之晚，賜坐講易乾卦至五爻。太祖曰：「此豈可令常人見？」昭素曰：「無傷也。」使臣等占值之，則陛下為飛龍在天，臣等為利見大人。因問以治世養身之術。對曰：「治世莫若愛民，養身莫若寡欲。」太祖愛其言，書於屏几。又訪以民間事，昭素誠實。



無隱。太祖嘉之。以老求歸。拜國子博士致仕。年八十九卒。初。李穆暨弟肅從昭素學。昭素常語人曰。二子皆令器。穆尤沈厚。他日必致公輔。後果參政。每市物。隨所索與直。未嘗較高下。市人至相戒。毋復敢索。王先生厚直者。盜夜扶其門。門有橫椽。盜未即得入。昭素覺之。潛擲其椽。盜慚而去。由是里中無盜。家畜一驢。常以假人。每出必問曰。無假驢者乎。僮曰無有。然後出。其純質如此。

名儒傳曰。易之爲書。不可典要。其占法亦稽實以待虛。存體而應用。自諸家好爲博稽事迹。指實於卦爻之下。而占法幾窒不行。必如昭素所云。乃可迭爲貞悔。以畢天下之能事。故朱子採焦氏之法。以窮易變。因昭素之意。以神易占。後聖復起。不能易已。

孫宗古

孫奭字宗古，博州博平人。後徙須城。以九經及第，除莒縣主簿。遷大理評事，爲國子監直講。太宗幸學，召奭講尚書說命三篇，音讀詳潤，上稱善，賜緋。咸平閒，爲諸王府侍讀。會詔百官轉對，奭上十事，判太常禮院，國子監司農寺，累遷工部郎中，擢龍圖閣待制。奭以經術進，守道自處，卽有所言，未嘗阿附取悅。大中祥符初，上將奉迎天書，宰相王旦以下皆再拜稱萬歲，奭獨言曰：「臣愚所聞天何言哉，豈有書也。」上旣親受符命，遂議封禪，作禮樂。四年，將祠汾陰后土，奭上疏切諫，陳十不可。上遣宦者皇甫繼明就問，又疏對曰：「昔陳勝起於徭戍，黃巢出於凶饑，隋煬帝勤遠略，而唐高祖興於晉陽。晉少主惑小人，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。陛下俯從姦佞，遠棄京師，涉仍歲薦饑之墟，修違經久廢之祠，不念民疲，不卹邊患。」

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、饑民無黃巢、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、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。六年，將祠太清宮。奭又疏諫，引明皇天寶之亂爲鑒戒，上作辨疑論以解之。然知奭朴忠，雖言至切直，猶遣中使慰諭焉。久之，以父老丐歸，不許。出知密州。居二年，遷左諫議大夫、罷待制，還糾察在京刑獄。於是初置天慶、天祺、天貺、先天、降聖諸節，天下設齋醮，張宴費甚廣，奭請裁省浮用，不報。復出知河陽，求解官就養，遷給事中，徙兗州。天禧中，朱能獻乾祐天書，奭疏諫，語尤加切。未幾能敗，上嘗令陳時政得失，奭以納諫、恕直、輕徭、薄斂四事爲言，頗施行焉。仁宗卽位，宰相請擇名儒侍講讀，乃召奭爲翰林侍講學士、知審官院、判國子監、修真宗實錄。丁父憂，起復，兼判太常寺及禮院。三遷兵部侍郎、龍圖閣學士。奭勸講禁中二十餘年，每至前世亂君亡國，必反覆申繹，未嘗忌諱，因以規諷。仁

宗意或不在書、爽輒拱默以俟、上爲悚然改聽。又掇五經中切治道者爲五十篇、號經典微言、及畫無逸圖并上之、上施圖於講讀閣。皇太后尤重之、每進見、未嘗不加禮。年踰七十、固請致仕、至於泣下。帝惻然、猶敦留之、乃求近郡、優拜工部尙書、復知兗州、尋改禮部尙書。累表乞歸、遂以太子少傅致仕。嘗語客曰、白傅有言、多少朱門鎖空宅、主人到老不曾歸。今老夫歸矣。喜動於色。疾革、徙正寢、屏婢妾、謂子瑜曰、無令我死婦人之手。奏至上、嗟惜、罷朝一日、贈左僕射、諡曰宣。爽性方重、事親孝、立朝正言諫爭、有古風采。晚節勇退、優游里社、始終全德。先是、郊廟禮樂尙多訛闕、爽援古奏正輒著於禮。又撰崇祀錄、樂記圖、五經節解、五服制度、所奉詔校定者又數種。

名儒傳曰、宋初尊獎儒臣、爽與邢昺最著。昺之選儒、依阿、縈懷



祿利其志固已卑矣。爽獨正直行事君以義進退有禮可謂
儒者之高節。縉紳之楷模。以王旦一時名相當之猶有愧色。況
於曷乎。若其勸講禁中不惟問學之益而時有以斂人主之逸
志。此則聖敬所以日躋實爲天德之本。仁宗之爲有宋令主也
宜哉。

胡翼之

胡瑗，字翼之，泰州海陵人。布衣時，讀書泰山，攻苦食澹，十年不歸。得家問，見平安，卽投澗下，不復視，其專如此。年四十餘，未嘗求仕。景祐初，更定雅樂，以知音，用范仲淹薦，召對。既至，例先就閣門習儀，瑗辭曰：平生所讀書，卽事君之禮也，何以習爲？及對，上嘉悅，謂左右曰：瑗進退周旋，動合古禮。命與阮逸同較鐘律，其法以大黍累尺，小黍實龠，與逸各造鐘磬一虞。丁度以爲非古制，皆罷之。而授瑗試祕書省校書郎。范仲淹經略陝西，辟丹州軍事推官，改密州觀察推官。丁父憂闋，以保甯節度推官教授湖州。瑗嘗患隋唐以來學尙文詞，遺經業乃具科條，以身先之。雖盛暑，必公服坐堂上，嚴師弟子之禮，講解經旨，懇懇爲諸生言，所以治己而後治平人者。其視諸生如子弟，諸生亦信愛瑗如父兄。置經義齋，以處疏



通有器局而好尙經術者。又置治事齋、俾人治一事、各兼一事、凡農田水利、邊防算數之類、無所不講。旣使類聚羣居、互相磨礪、閒又使自論所學、或出一義、使各以意對、而瑗親爲可否之。以故人皆樂從、而才適世用。慶厯四年春、天子開天章閣、與大臣講求治道、慨然詔州縣悉立學。於是建太學於京師、而下湖州取瑗科條、以爲太學法、著爲令。尋召爲諸王宮教授、以疾免。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、遷殿內丞於家。皇祐二年、更鑄太常鐘磬、復召瑗及逸置局祕閣議之、以瑗爲大理評事、兼太常主簿、辭。歲餘、授光祿寺丞。四年、爲國子監直講。瑗旣居太學、從者益眾、庠廡至不能容、拓旁官舍以廣之。時伊川先生亦游太學、作好學論、瑗遽延見、處以學職。每講罷、或引當世事、證明其義。嘗講易小畜曰、畜止也。臣止君也。已乃言趙中令補所碎劄子、復呈藝祖之事。諸生才業各異、要

皆醇厚、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、人遇之、不問可知爲瑗弟子也。每禮部所得士、瑗弟子十常居四五。有番禺人遣子重賚就學、其子儇宕、盡靡所賚、病幾殆。適父至、攜以謁瑗、言其故。瑗曰：是宜先警其心。乃授以一帙。其子視之、則素問也。讀未及竟、惴惴然痛自悔責。瑗乃召而教之曰：知愛身則可以修身、自今以始、其洗心向道、聖人不貴無過、而貴改過、無懷昔悔、第勉新業。其人既穎脫、感奮益自力、竟登上第。樂成、遷大理寺丞。嘉祐初、擢太子中允、充天章閣侍講、仍主太學。嘗於上前講元亨利貞、不避諱、左右皆失色。上亦愕然。瑗徐曰：臨文不諱、上意遂解。既而疾不能朝、以太常博士致仕歸。朝士及諸生餞之、時以爲榮。瑗治家嚴、尤謹內外、子婦非節朔毋得歸甯。嘗曰：嫁女須勝吾家、娶婦須不及吾家。問其故曰：勝吾家則女事人必欽必戒、不及吾家則婦事舅姑必執婦道。



及卒，詔賻其家。初，師法久廢，及瑗與孫復、石介三人者出，然後學者有師，而瑗之徒最盛。福唐劉彝者，瑗高第也。瑗嘗言彝善水利，後彝試政，所至皆興水利有功。熙甯初，彝得召對，上問瑗文章孰與王安石愈。彝曰：聖人之道，有體有用，有文。國家取士，不以體用爲本，而尙聲律浮華之文，是以風俗媮薄。臣師瑗嘗病其失，遂明體用之學，以授諸生，出其門者無慮千人。今學者漸知明體適用，以爲政教之本，瑗之功也。上悅。瑗在太學時，所講五經異論，弟子記之，目爲胡氏口義，行於世。

名儒傳曰：六經皆聖人經世之書也。舍經以言事，其弊也雜。離事以談經，其弊也迂。聖人之教，德行道藝，精粗具舉，豈其時之士盡爲全材哉。教舉其全，而學猶或失則偏。苟徒以偏教，則士之有始有卒者，益鮮矣。瑗分立二齋，判治經治事爲兩途，與聖

人之意雖若稍有異者、然黜浮華、崇實用、成就人才之功、良不可誣。史稱有宋師道之立、實自瑗始。不已卓乎。



劉原父

劉敞字原文，臨江新喻人。慶曆中舉進士甲科，通判蔡州，入直集賢院。時方議大樂，上使中貴人趙談參其事，敞諫以爲王事莫重於樂，今儒學滿朝而參以談，臣懼爲袁盎笑也。俄判考功，而夏竦卒，賜諡文正。敞以竦行不應法，三疏言之，卒改文莊。權度支判官，徙三司使。會秦州與羌爭古渭地，上以問敞，敞曰：「若新城可蔽秦州，或地形險利，爭之可也。今何所重輕而殫財困民，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，使曲在中國，非計也。」時議者多不同，卒守之。秦州坐是多事，以同修起居注，未一月，擢知制誥，宰相陳執中沮之，上不聽。宦者石全彬領觀察，居三日爲真，敞封還除書，不草制。於是吳充、馮京皆以非罪去官。敞因對論之，上曰：「充能振職，京亦無它，中書惡其太直，不相容耳。」敞曰：「主上好諫，而中書乃逐言者，是蔽君之

明止君之善，臣恐感動陰陽，有日食地震風霾之異。居五日，鎮戎軍地震，都下累日陰霾，太陽色昏，略如敞言。敞問學淵博，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，爲文瞻敏，嘗將下直，適封王主九人，需九制，立馬卻坐成之。歐陽修每折簡問所疑，敞對使揮答不停手，修深服之。後使契丹，於道里山川故所習知，而契丹導者故回曲千餘里，以示其國險遠。敞問譯曰：自松亭趨柳河，甚直而近，何不道彼而道此？譯驚顧駭愧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，食虎豹，契丹不識，以問敞。敞曰：此駁也。爲言其形狀音聲。契丹益歎服。使還，求知揚州，以寬簡安拊民用大和。徙鄆州，決獄訟，明賞罰，境內政清，道不拾遺，蝗皆出境。召糾察在京刑獄，時近例凡上旨及中書樞密所鞠獄皆不覆問，輒棄市。敞奏革之，著爲令。值上當祫享，宰相欲加上尊號，敞止之曰：上持盈好謙，不受尊號，且二十

